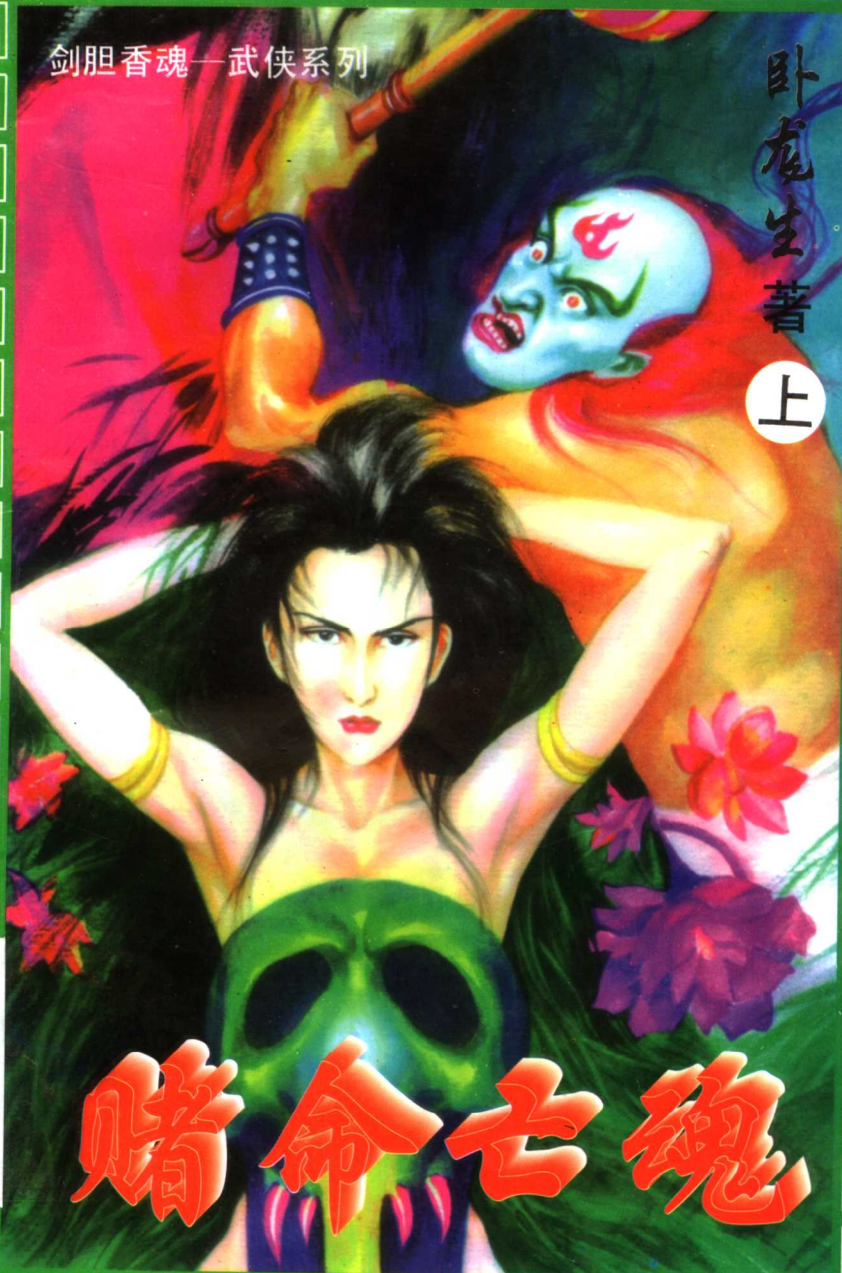


剑胆香魂——武侠系列

卧龙生著

上

赌命亡魂



赌命亡魂

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沈阳

内 容 简 介

江中蛟因多看一眼女扮男装陆香清的街头花戏而招致杀身之祸，险些丧命于离魂大法，殊不料，这是一次险恶的阴谋，而由赶大车出身的江中蛟却深深蒙在鼓里。

于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纷至踏来，妄图得到阴谋背后的黑色风云，便由此推测出鬼山聚会的“庐山真面目”。谁知，就在江中蛟剩下最后一口气时，他轰然魂飞，大喝一声，震得武林群雄目瞪口呆，一头雾水。至此，整个武林只看到江中蛟一人单枪匹马横冲直撞……

又有谁能知道，真正的武林至尊却是一位手拿掌鞭赶马车的小小伙子，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自命不凡的恶魔在头颅落地时方才清醒，江中蛟——师出奇门独学的落血亡魂，但却始终没有知道这位藏有很深的心智机谋的江中蛟已经是死过一次的魂……

千面魔王炎热爱女别玉霞百般柔肠，万种风情，蓄意以心机挑逗江中蛟，而江中蛟此时正热闹与江湖飞龙舍命赌老婆，一蛟一龙，把魔帮古世古翠娥遭踏得遍体

伤，红颜流水。连一向甘于寂静的国仙宫小宫主东纤云此刻也耐不住清凉的花花宫殿，芳心如鹿撞，刹那间一个花花绿绿动人情欲的娇躯美姿晃悠在男人之间，给本来风光旖旎的江湖吹来香喷喷的一连迷人的风。让江中蛟深刻销魂的是那次午夜的小室的甜蜜。

顽固不化的江湖飞龙为争武林第一和天仙小美人，情潮激荡万丈，刀过无情，然而不得不在关键一刻低头让出心中的情人，但换来的却是灵魂的归返和亲如手足的一片真心，至此这个宇宙狂生幡然醒悟，从前的疯狂全是被人的吊引，诱饵就是天仙小美人，也同时明白自己的死对头落血亡魂大手玩了武林一个剧烈的心跳……

小娘子翠娥疲惫不堪，身不由己，由爱生恨，在她凄凄戚戚的啜泣声中，方知丝丝情愫到头来织成了一张残忍情网，真所谓：魔鬼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断情残忍，但更残忍的是有爱却不能爱。

目 录

- 一、假小子水中杨柳 (1)
小魔女火性一刀
- 二、引鬼入门蛟魂出窍 (35)
残阳无情娇花有心
- 三、落血亡魂化虹逃走 (71)
采花狼阴沟戏翠蛾
- 四、赌命抢女人 (107)
红脸羞姑娘
- 五、阴风森森冤魂不散 (138)
小魔女克光流颜水
- 六、毒娃魔女妖吃小美人 (175)
绝情刀绝残声情丝丝
- 七、别玉霞心跳加快 (216)
小阎王有你没我
- 八、香喷女郎施异性芳 (249)
仇人路窄刀过无情
- 九、打破樊笼飞魔女 (284)
午夜小宝甜蜜蜜
- 十、小娘子看风观色 (322)
江中蛟左右受夹

- 十一、仇家见面份外眼红 (353)
黑灯客楼一男一女
- 十二、江湖贼妇半边天 (390)
千面魔棒打小婿
- 十三、救美人脸色发青 (422)
吊膀子又弄纤云
- 十四、男人陷坑女人怒火 (459)
日月鬼玩姑娘手脚
- 十五、阎王逃命吓破妖仙 (497)
为恨求爱痴女揪心
- 十六、讨公道，人质：古翠娥 (531)
除妖道，点名：悠扬神
- 十七、江湖飞龙让老婆 (566)
富家大院又见血
- 十八、亡魂人魂系玉霞纤云 (596)
飞刀闪剑原是自家人
- 十九、魔鬼可怕人心更可怕 (634)
断情残忍无爱更残忍

假小子水中杨柳 一、小魔女火性一刀

烧、杀、强劫、欺男霸女把整个风雨城搅得雾烟瘴气、混乱不堪。尤其称雄道霸的豪强蛮横扩展地盘，城狐社鼠聚众结伙闹事让官府更是伤透脑筋，摸不着边地……

风雨城本来设有两家镖局，最近五、六年来，具有实力的镖局已增至六家之多，没亮旗号的小型流水镖局，更是无法计算，保暗镖的单帮客也生意兴隆。真正信誉卓著的镖局有四家…固金、天龙、绝命、南花。这四家镖局人才济济，镖师都是名号响亮的高手，但每年仍得在阴沟里翻船，赔上几笔有分量的镖。

所以所赚的刀口钱，反而没有那些小镖局赚得多。总之，乱象已定，铤而走险的人多，讨刀口食生意兴隆，但凶险也相对地倍增。

固金与天龙两家镖局，已经不再保大宗的红货，因为红货（暗镖）的风险太大，镖一丢就成了赔的定局。他们宁可少赚些，派出大批人手保不怎么值钱的货物，保人的镖概不考虑。出动的人手多，利润反而减少，这年头，任何一种行业的生意都不好做。固金镖局正为了有经验的人愈来愈少而发愁，偏偏在镖局当了四

年掌鞭，跑遍东西南北的老手江中蛟大掌鞭，突然辞职返乡，闹了个愁上加愁。

掌鞭不是镖师，只负责管车，假使途中碰上劫镖的强梁，掌鞭、车夫、骡夫、肩夫，按规矩不能参加打斗，劫镖人也按规矩不能伤害这种人。但这些人如果逞强硬出头，那就一视同仁，三刀六眼一起算了。

江中蛟十九岁就替固金镖局赶车，高大槐梧孔武有力，赶车的技术呱呱叫，经验丰富机警绝伦，他那根丈八赶车的长杆鞭，具有外门兵刀虬龙棒的威力。

因此在漫长的赶车生涯，十余次大规模的劫镖事故中，没有任何一个毛贼或高手，能接近他的车，更不用想劫他的货了。

在风雨城里，江湖行业的人提起固金镖局的江大掌鞭，多少有些印象，但谁也没有把他当成人物。赶车的人，那配称人物？傍晚时分，器宇轩昂的江中蛟，提了一只大包裹，那是他的全部家当，混了四年，全部家当也只有这么多，混，当然不可能发财。

他出现在醉人庙，他在这里租了一间房，辞了工，便把家当带回来。醉人庙目下叫倒座庙，但本城的人仍然称旧名醉人庙比倒座庙响亮得多。醉人庙位于大南门内。其实，假使把金宫与太官府隔开，那么，将醉人庙作为府城的中心点，不算离谱，所以也是府城的精华区，也是最脏乱的中心。

每月开放五次，开放时香火鼎盛，万头攒动，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地方，附近的街巷店铺生意兴隆。今天不是开放日，但街巷中仍然市况不差，逛街的人摩肩接踵。天气这么炎热，走到小街上实在令人快活不起来，一股薰臭味与热气，把人的火气逼得更旺。

杂乱人多，是非也多。这附近一带，本来就是牛鬼蛇神的猎食场。他左手提了包裹，踏入寺右的大街，再往西，便是府衙所

在地。行人众多，谁也不理会旁人的事。刚接近他租屋的小街口，对面站在屋檐下的两名青衣大汉，突然举步接近，粗鲁地拨开挡路的几个行人，急跨两步便到了他面前，态度不友好。

他十分机警，警觉地横移两步，扭头回顾。他心中一宽，两大汉不是找他的。身后，是两个穿青衫，文绉绉像学舍生员的年轻英俊少年郎。眉目如画没有多少头巾味，手中各有一把出自江南的绢花折扇，明亮锐利的明眸，似笑非笑地目视气势凶凶逼近的两名大汉，挑斗意味相当明显，一点不像是胆小怕事的读书人。

他一眼便看出两书生的破绽，心中暗笑，两大汉凶眼一翻，劈面挡住两书生的去路。最为首大汉的大牛眼狠瞪了他一眼，像是看到了讨厌的苍蝇，不耐地伸手将他拨开，手上的力道相当强劲，硬将他拨得暴闪八尺，几乎撞上了街旁的一株槐树干。

“你们两个走狗还在啊？”另一名大汉向两书生狠狠地说：“还以为你们逃出城躲起来了呢！”

“可恶，你！”为首年纪较长的书生星目生光，唰地一声合拢徐徐扇动的折扇：“干什么的？”

说的话一点也不斯文，却有地方恶少的气概。

“找你的。”大汉狞笑。

“找本公子有何贵干？”书生这句话总算带了点文味，神气地反问。

“昨天……”

“昨天庙会。”书生抢着说，颇有威仪。

“你们……”

“我们来逛庙会，没错。”

“我家小姐进香，你们两个小狗疯言疯语调戏我家小姐，打伤了两位随从趁乱溜走，可有此事？”

“不错，有这么一回事。”书生笑吟吟地一团和气：“不过必须

更正的是，那个什么冰雪佳人先对本公子眉目传情，而非本公子调戏她。好，你们是……”

“在下兄弟是水府的护院，奉水大爷听差，搜寻你们两个小狗，弄至水府让你们快活”

风雨城水家，是本城十大豪强之一，为富不仁，勾通官府，甚至与太官府的人搭上线，名列十大豪强之首。

本城的市民，暗地里将这位水光标水大爷，叫作鱼刺刺，确也无人敢冲犯这位豪强。

水大爷有子二女，美称冰雪佳人的水中花水大小姐，是水大爷的长女

十七、八岁的大闺女满街跑，经常在郊区跑马，拳剑双绝，脾气火爆，谁冲犯了她，保证灰头土脸。

本城稍有身分地位的年轻子弟，谁也不敢接近这位美丽的女豪杰，所以十七八岁还没找到稍像样的婆家。

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恶少纨绔子弟，愿意与她接近追逐裙下，她却不愿在这些恶少中选择郎君，高不成低不就，似乎她并不急于找婆家。

江中蛟对附近的新鲜事，有相当广泛的了解，对于一些风闻与奇事秘闻，也喜欢探究来龙去脉。

他像一个冷眼旁观来自世外的幽灵，注视着世间人世的浮沉，默默地隐藏自己，置身事外不参予足以引起注意的纠纷，一直不曾发生难以收拾的意外结局。

他并不认识水家的护院，在风雨城，哪一家大户不豢养打手豪奴？

没有人手那能称豪道霸？

两个书生反而比两大汉神气，按理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两书生应该害怕躲避才合情理。

他避在一旁，有意看结局。

其实，大汉强横地推了他一把，心中难免有点不快，想看结果也是正常的反应，这是年轻人的劣根性之一。

“是不是水大小姐回心转意了？”书生笑容依旧，似乎不介意被人一而再的骂作小狗，“所以派你们请本公子上她的妆楼？妙啊！那就走，领路啦！”

“哈哈……”大汉狂笑，巨爪一伸，要扣书生的右手脉门：“我带你走……”

“狗爪子挪开！”书生的折扇，反而敲中大汉的脉门，道：“无礼？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

大汉的手突然发僵，僵在当场张口结舌，状极可笑。

另一名大汉一怔，突然醒悟。

“是练家子会制穴术！”大汉急叫，踏出一步猛地铁拳疾飞，一记黑虎偷心走中宫兜胸强攻，居然拳风虎虎，有当任护院的充足本钱。

另一名书生却从侧方切入，伸脚轻轻一挑，靴尖吻上了大汉的右脚膝弯外侧。

身形一挫，铁拳落空，随即砰然摔倒，像倒了一条大牯牛。

“你也躺！”稍年长的书生折扇一挥，敲在被制住脉门的大汉肩尖上。

禁制骤解，大汉也倒下了。

引来不少闲人围观，喝采之声此起彼落。

两大汉一蹶而起，羞怒交加，怒吼着要拔藏在腰间的匕首行凶。

哗笑声中，两把刚拔出的匕首，突然落入一位英俊的年轻白衣人手中。

那是一个身材高壮的公子爷，所穿的月白长衫是绸制品气概

不凡，剑眉虎目颇具威严。

他腰带悬着精制的荷包，有公子哥儿时兴的如意结悬流苏饰物，一看便知是位身分地位不简单的公子爷。

谁也没有看清变化，围观的人只觉眼一花，白影乍现，一双手便分别夺过两大汉手中的锋利匕首，而且是肉掌握住匕首夺获的。

“滚！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公子爷沉叱，信手将匕首向街旁的阴沟一丢：“你们两个猪一样的蠢货瞎了猪眼，居然胆敢在于家的嘉宾前无礼，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给我滚？哼！”

两大汉大惊失色，就凭对方赤手抓匕首的手法，就令人心惊胆跳，怎敢再逞强？脸红脖子粗地慌乱的排开人群，狼狈而遁。

“我猜，你是大名鼎鼎的木金斗。”少年书生明亮的星目中，有挑斗的神情：“似乎，你与风雨城于家是对立的，没有理由把在于家作客的人称为嘉宾，到底有何用意？我听你解释。”

“在下正是木金斗。”白衣人笑吟吟地说：“区区与风雨城于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迄金为止还谈不上对立。他做他的武林侠客，我做我的邪道大豪，在双方不会发生利害冲突之前，相互保持尊敬是必要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邪道大豪，有权保护风雨城豪强鱼刺刺，以免他受报？”

“呵呵！区区绝无此意……”

“你故意赶走两个恶奴，有意截断我进一步追究的籍口，用意至为明显。”

“在下只希望不要在大庭广众间闹事而已，以免江湖朋友取笑你红尘门的子弟，没有容人之量。堂堂陆大门主的闺女，当街向奴才们斗，江湖朋友怎么说？我在保全你们陆家的声誉，你明白吗？”

看热闹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阵狂笑声。

“大闺女方才在大街追逐男人呀！”有人怪叫。

人群一乱，有不少人急急走避。

两个少年书生是假货，立即陷入恼羞成怒的困境。

木金斗背手含笑而立，笑容邪邪地。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有计划地将人逼上梁山。

姑娘们脸皮薄，年纪轻修养不够，发现上当已无法克制情绪，除了硬着头皮往圈套里闯之外，别无他途。

稍年长的假少年折扇一挥，向木金斗攻进，扇指处劲流山涌，疾逾电闪走中宫探入。

另一假少年一声娇叱，飞跃而起，从人群上空飞越，凌空猛扑向外溜走的两名大汉。

这两位仁兄，正是发出狂笑，与出言挖苦的人，从人群中窜走的身法灵活万分。

假少年全神下扑，忽略了人群中另有接应的人，飘落时双手一伸，食中两指虚空下点，无形的指劲发于体外，将入尺外的一名大汉点得向前一栽。

这瞬间，她也感到肋间一震，突然章门穴已被高手所制，双脚失去控制向下栽。

木金斗背着手不动，似乎有意等候折扇及体而不加反抗。

假书生一怔，折扇劲道倏收，扇骨前缘距木金斗的胸口七坎大穴不足一寸停住了。

木金斗邪邪地笑，毫不在意停在胸口的折扇。

“你在弄什么玄虚？”假书生怒声问。

“等你呀！”木金斗终于说话了。

“你……”

“你是我的了……”

“呃……”假书生身躯一震，折扇失手坠地。

身侧闪出一个青衫中年人，笑嘻嘻地一手挟住了她，挽了便走。

她想挣扎，却发现浑身已僵，想叫骂，却感到喉头发紧，虽能张口，但叫不出声音。

本金斗俯身拾起折扇，得意洋洋地独自离去。

站在街角看结果的江中蛟，犯了看热闹的大忌。

他是冲突发生时最先接触的人，应该放聪明些及早溜之大吉，以免引起双方的注意，但他却留在原地看结果，果然殃及池鱼。

当假书生开始向本金斗递扇时，他便知道要糟。这陆家的小姐行动鲁莽，硬往布置了的圈套里钻，上当吃亏是必然的结果。

他刚想移动，却骇然一震。

两个黑衣中年人，出现在他左右，发出一阵刺耳的阴笑，两只饿狼似的怪眼死瞪着他。

他想转身溜走，免惹是非，但已来不及了，左右肩搭上了两只强劲的手，大拇指深深扣入肩进穴，可怕的劲道及体。

“咦？你……你们……”他不胜惊骇地颤抖地叫。

“你是红尘门暗中保护她们的人，没错吧？”

制住他右肩的黑衣中年人狞笑着问。

“不！我……我不是……”

“去你娘的！”黑衣中年人突一掌劈在他的耳门上，打击力相当沉重。

地方豪强与天下名流，身价是有差别的。

鱼刺刺水光标，是风雨城的地方之豪。而红尘门名列天下四大名门之首，门主移山倒海陆飞虎，却是天下之豪，侠义道众所尊敬的高手名宿。

地方之豪固然身价比天下之豪低，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却

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地头蛇，过往的天下之豪一些强龙，有必要投鼠忌器避免冲突。

本城的另一位侠义道名流，快剑于甲生，也是名气相当高的天下之豪，与红尘门交情深厚，所以陆门主的爱女，在于家作客。

至于那位木金斗，可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十豪强之一，名头身价，与陆门主相等，是江湖朋友极为害怕的邪道名人。

从外表看，令人决难相信他会是邪道的风云人物，不但像一位豪门公子，更像一位才貌双全的疯狂书生。

大街上擄人，这是极为犯忌的事。目击的人中，必定有江湖朋友，风声一传出，必定掀起了狂风巨浪。

木金斗与水大爷，立即成了众手所指的目标。

小南门水家，成了风暴中心。

快剑于甲生的家在小南门，两家相距不远。

半个时辰后，身材魁梧的快剑于甲生，带了八名子侄，佩剑劲装登门投帖。

水家气氛紧张，护院打手已经严阵以待。

门人领了客人直入大院，水大爷大开厅降阶相迎，身后也带了八名随从，瘦削的面庞绷得紧紧地。

“于兄光顾，无任欢迎。”水大爷行礼迎客，死板板地肃客升阶：“请，堂上相见。”

“水大爷不必客气，请。”快剑客气地让主人先登阶，脸上的神色相当难看“来得仓猝，水大爷休怪于某人冒失。”

“好说好说。”水大爷领先便走：“于兄如此慢一步兄弟也将赴府往拜呢！”

“所以于某人不得不先来拜候。”

肃客登堂，双方再客套一番就坐。

“水大爷或许已明白于某的来意。”快剑首先便话上正题，脸

上杀气渐盛：“咱们都是有身分地位的人，用不着拐弯磨角绕圈子说话。”

于某人要知道的是：当街设计掳走红尘门陆门主的爱女陆香清主婢，是水大爷所授意呢？抑或是木金斗的主谋？为何？请坦诚相告，于某人洗耳恭听。”

“如果我说我毫不知情，已派出大量人手追查，于兄是否相信？”水大爷郑重反问。

快剑脸色一变，虎目中冷电乍现。“于某人要听水兄充分的可信理由。”快剑毕竟老于世故，不作正面答复。

“陆姑娘在尊府作客，女扮男装满城游荡，在醉人庙看不惯小女跋扈，疯言疯语作弄小女，其实算不了一回事，小有芥蒂在所难免，但要我掳人出气，我还没有这么大胆。”

“你是说……”

“我不否认我认识木金斗，那是三年前在宋文的事。迄今为止，我与他还没见过第二次面，他是否是真的悄悄抵达风雨城，我发誓绝没听到任何风声。

于兄，这是最拙劣的嫁祸阴谋，咱们都被一群居心叵测的人陷害了，我已经派出大量人手加紧追查，请于兄相信我。”

快剑陈明利害：“这件事除非你我衷诚合作，全力把他们的阴谋发掘出来，不然必定中了他们的诡计，互相残杀之后，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快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水大爷的分析也是合情合理，

当街亮名号掳人，本来就不合情理，即使一个没有身分地位的人，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做这种犯忌的事。

“好，我相信你，相信这个人居心叵测，设下阴谋计间算我们。”快剑的盛怒慢慢消了，冷静下来了：“咱们俩分头进行，获得消息必须尽通知对方，我这就回去安排，先从现场详细调查。事不宜

迟，告辞。”

“据目击的人相告，现在场还有一个人被两个黑衣人打昏掳走了。”水大爷一面送客一面说：“那人还带了一只大包裹，咱们赶快在那附近调查这个人的底细，也许其中有所关连的。”

“好的，我的朋友也许已查出一线蛛丝马迹，我不信这些狗东西，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飞腾变化无影无踪了。”

江中蛟转了运，转了霉远，真有点不太妙。

在固金镖局干了四年，经过大风大浪，跑遍了半壁江山，运气一直就不错，没碰上大灾大难，几乎幸运之神一直就眷顾他。

刚辞工不到一个时辰，就一头钻入死神的手掌心。

幸运之神舍弃了他，走在大街上，居然祸从天上来，人的机遇真是令人迷惑，也许真的天心莫测。

不知过了多久，一盆冰凉的井水泼醒了他。

首先，他看到老老少少五个，其中包括打昏他的两个黑衣中年大汉。

五双怪眼恶狠狠地盯着他，每个人的脸上皆有可怕的狞笑。

他只有一个感觉，五头饿狼正对他这头小羔羊猛吞口水，张牙舞爪正要扑上向他倾咬。

谢谢老天爷慈悲，身上每一部分仍是完整的，除了耳门仍感疼痛之外，手脚都是完整的。

有一点不妙，双肩井被怪异的手法点死了穴道。

这是说：他的双手已失去活动自由的能力。

最后，他发现正处身在一处简陋的密室中，阳光从窄小的窗口透入，该是近中午时分了。

他想：“两个假书生所受的待遇，可能没有他这么糟。”

一般来说，经过精密设计所取的目标，在设计人目的还没达到之前，不会受到虐待的。